

許謀清 著

# 初戀沒有故事





(琼)新登03号

初恋没有故事

chu Lian Mei You Gu Shi

---

海南(三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282,000 开本850×1168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12<sup>9</sup>/<sub>16</sub>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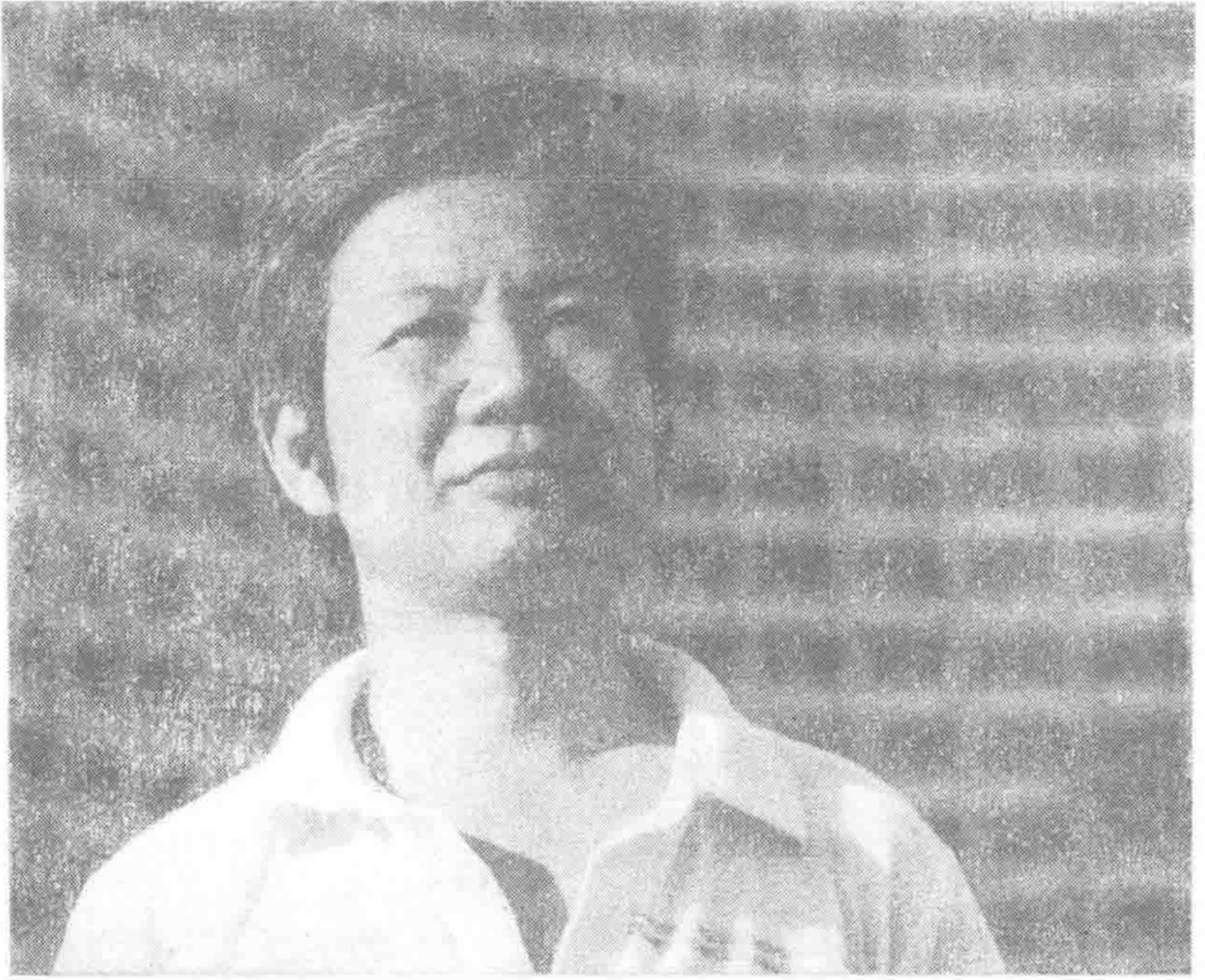
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

ISBN 7-80564-785-2/G·549 定价:8.85元



作者像

# 自序

几年前，为我的一组小说召开过一个讨论会。有一位评论家发现，那整整一组小说里边，竟然没有一篇是写爱情的。许谋清不会写爱情小说。隔了一两年，我连续发了一批中篇，回头一看，篇篇都误入情网。实在是并非有意。那就是我这个不会写爱情小说的人写的爱情小说。于是，那位评论家，也许也是为了说出我的这个特点，把它们叫做“许谋清的爱情故事”。这可以说就是我把这几个中篇集成书的理由。

作者 1993.6

# 目 录

---

初恋没有故事.....	(1)
鬼街 .....	(39)
日蚀 .....	(84)
三个人的老树.....	(132)
残月.....	(178)
源头没有树.....	(231)
少女与野牛群.....	(283)
昨日麻雀.....	(330)

## 初恋没有故事

二十五年以后，29号和30号向海边走去。他们模模糊糊能看见那曲曲弯弯的红泥村道。一片一片灰黑的乡里睡意正浓，一幢幢房屋垂肩耸臂地站着，连白日里非常活泼的屋脊角也困盹地低垂着。零星地亮出几个窗口，都向黑色的四周洒出一圈光晕，这是几只惺忪的睡眼。有一个门吱吱着不耐烦地开开了，一道桔红色的灯光便懒洋洋地趟到路上。黑暗中颤动着几声狗吠，断断续续的，好像那是一只醉狗。摩托被主人推了出来，突然惊醒似的突突突叫了起来，而后一声一声又困倦地伏在哪一片暗影中睡着了。29号和30号走自己的路。到了村口，他们感到天空有点儿透明了。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正东边，乌云就像一棵老榕树。他们同时听到海潮很有节奏的

轰响，两个人都住了住脚。

这棵老榕树一直在等待着他们吗？这时，30号还在想着那次几乎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高考。那次高考有的哭了，有的笑了，有的蒙了。凡是哭的都考上了好大学，凡是笑的都考上了一般的大学，不哭不笑的就什么也没考上。事后老师作了分析，好学生错一点点很快就检查出来了，他们觉得不如平常考得好；中等的学生撞对了题了，他们觉得考得不坏；那些糊里糊涂的就糊里糊涂地了结了。

其实，老师只说对了一点。

中学正中有一条大道，两边是两排高大的凤凰木，碎碎的绿叶中大朵大朵的红花开得极盛，象一团团无烟的火焰。这火焰又是极娇弱的，微风吹拂，可地落红。学生在家里等通知等得心焦，总一两个，三几个到学校里转一转。要是平时，女生总是踮起脚尖，避开那些落了地仍然赫赫红着的花朵，现在她们全无那心思，一脚脚踩过，一路落红零碎。红红的花汁都浸到泥里去，叫人觉着有几分凄凉。

那几年高考福建连连获得第一，这中学又是一所重点中学，入学那一年是全县统一招生，成绩优异的学生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他们考上大学的希望是相当大的，但不知怎地总也拂不去他们心头的那一片阴影。闽南地区是沿海前线，学生毕业后只有三条出路：升学，当兵，出国。出国这一条几乎给掐死了。当兵得成份好。其实只要是大学考不上，镇上的就得靠父母养着，乡下的注定得一辈子攥死锄头把。

通知的日期虽然没定准是哪一天，可人人心里明白，它越逼越近了，学生也便不约而同地都往学校里汇集。聚在一块儿没事干都觉着时间过得慢，找几副扑克牌，围在老榕树下边



甩，输的得让人打手心，一个个都下狠地打，抽红了，抽肿了。输的人手心里火辣辣的，赢的人手心也火辣辣的。

6号说：“不如找个地方玩玩去。”

所有的人摸着红肿的手：“上哪儿呢？”

6号说：“要我说，就上我们那儿去看海。”

29号吸了吸鼻子：“海有什么好看的，咱们这边不也有海。”

6号说：“这边小海湾都快填死了，那叫什么海。我们那边是大海。这边，不管站在哪儿看，海都是只有一小角，可我们那边，站在海岸上看，海占了一大半。”

30号说：“一是去看海。一是去吃海。”他想起听谁说过，那边鱼多，吃饭时一碗番薯，一碗鱼。

6号说：“还有海上日出。保准你们没人看过。这边只能看到日头干巴巴地从山底下顶出来，可我们那边日头是从水里，从海里出来的。跃出水面时就象有两个日头，一个已经离开大海，另一个还含在海里。”

30号说：“是倒影？”

6号说：“不是倒影。”

30号说：“那是什么呢？”

6号说：“你自己去看嘛！”

所有人的好奇心都给拨动了，离大海这么近，却长这么大还没看过这大自然的奇观，一时间都跃跃欲试。

30号突然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学六年，学校年年或者说是每一学期都组织学生远足，回回都是爬山，现在残留在脑子里的就只有一处处远山古寺。这一切怎么能跟朝霞拥着日头从海面上跃出那种辉煌的景象相比呢？呵，一次次重复居

然没有人提出这个疑义。人生最没意义的可能就是麻木地重复。可只要跳出这一步，这天地真是百倍地开阔！在书上也没人写过可以同时看到两个日头……

29号说：“现在都提着个心，看什么也没劲。要我说，不如等通知下来，要是咱们几个都考上了，出发前咱们一块儿去看一回海，对了，还有海上日出。心里踏实，玩起来才痛快！”

那片阴云又罩在所有人的心头，一下子全都泄了劲。

6号叹了口气：“好歹咱们也同学一场，不要就此散了。等通知下来，又是哭的哭，笑的笑，哪还能一块儿去看海？我来定一个日子，十年后的今天，所有的人，不管他在干什么，都到我那儿去。我们村口，就在海边，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块大石头。那一天我保准站在那大石头上，等你们一直到天黑。你们都到那里去汇合，我不管走远不走远，我一定在那里。我再苦再穷，吃的住的都会给安排好。你们有当官的，有成什么教授学者的，也别嫌弃，委屈一下。那时咱们都是过来人，也许是另一番心景……”

所有的人心里的血都是热的，马上掏出笔记本，记下这个日子。后来这事传遍了整个年级，十年后的这一个日子，维系着这些即将分手的年轻人的心。

多少年以后，总有一个画面固执地出现在30号的脑海里：一个女孩子站在一块巨石上边，她背向蓝色的大海，脸冲着一条条红泥村道。她那双曾经叫好多同学着迷的眼睛，苦苦地望着远处每一个蠕动的黑点。风儿把两个峰乳拍得尖尖的，把她的腰臀的曲线吹得活活的，又把她海边女孩子的宽宽的裤脚抖动得哗哗作响，她永远十八岁。她告诉他们能同时看到两个日头……

十年以后，就是他们约定去看海的那一天，他们陆陆续续地看到一份法院的布告。被判决的名单中的头一名就是他们年级的同学，她十岁就考上中学，她最小，是1号。当然，陆陆续续看到布告的不属于那些远走高飞的，远走高飞的都是后来又从他们嘴里得知的。他们看完以后脑袋都一阵发木。可发木的脑袋猛然被什么炸开，他们全想起哪个约定的日子，所有的人都不由地侧头往东边看了看，而后叹了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去。6号那天有没有站在她们村口那块巨石上等呢！

二十五年以后，在29号和30号向海边走去的早些时候，30号在北京接到一封年级同学聚会的通知，他利用出差机会赶来参加。初中时六个班，高中也是六个班，可参加聚会的只有二十九人，外加两名列席。好些人都住在附近，种种原因和种种没原因都没有来参加。列席的一个人十八岁，是其中一个同学的孩子，刚好是他们那年考大学时的年龄。他们一般都是经过介绍才握手认识，有的是把名字忘了，有的是把长相忘了，有的是实在变得认不出来了。

热心的同学印了一份通讯录，一栏是姓名，一栏是工作单位或通讯地址，但并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所以写在里边就很不规范。

- 1号(女) 千古。文革时死于狱中。
- 2号(女) 教小学。有一女。经常挨丈夫打骂。  
办离婚。结局不详。
- 3号(女) 嫁水头。(邻县)
- 4号(女) 去香港。整过容，鼻子加高了。传闻：

死于癌症。另一说，当了女老板。

5号(女) 千古。售货员。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6号(女)

7号(女) 工程师。在三明。

8号(女) 已经没人认识了。

9号(女) 在走船。

10号(女) 她丈夫是乡里的土地爷，管批房基地。

.....

30号脑子里嗡了一声，他看不下去了，这些女同学，她们是怎么啦？

30号问：“1号平反了没有？”

同学说：“平反也完啦！他们家的人到那里连个坟头也没找着。”

30号问：“当时的具体情况清楚吗？”

同学说：“她宿舍里摆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对面墙上挂几把吃饭用的刀叉。也不知道是主席像背后还是刀叉背后有一面镜子，结果在某一个角度看就是刀叉和毛主席像挨到一块儿了。于是是现行反革命。另外据说厕所里出现过一条反标，也加在她头上了。她家出身不好，父亲是小职员，划成中右。她在狱中，父亲没去看过她。她死后，父亲还跟她划清界线.....”

同学说：“她这个人性太骄。听说她几次越狱，都没成功，给剃了光头。后来她用碎布片缝了一个帽子.....”

同学说：“她就死在太漂亮上，这叫红颜薄命。单位的革委

会主任死追她，她不依，就报复她……”

同学说：“让她穿囚衣，囚衣上有囚号，又叫她到镇上挑菜，她回回把囚号剪下来，调一个过儿再缝上。”

同学说：“后来她死了。死后四个月通知她们家，说是畏罪自杀。她妈妈去时，尸体没有了……”

沉默……

30号问：“3号呢？”

同学说：“嫁水头。”

30号说：“就这？”

同学说：“就这。”

30号看看6号后边的那个空格，他就在脑子里构画，她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呢？她现在应该也老多了，但无论如何也抹不去他记忆中的那张脸。她永远十八岁。

二十五年以后，他们到底聚会了。他们聚会的地点一开始是母校，而后就转移到29号家。准确地说是29号请老同学到他们家做客，因为到他们家一切都方便。两、三年前29号花了六十七万港币盖了一幢别墅，洋建筑，是幢四层的小洋楼。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通向小楼用鹅卵石铺了甬道，道边有一块草坪，还种了各种花，两丛香蕉，一棵桂圆，还有一棵荔枝树，树下两个精细加工的花岗石圆桌和几个腰鼓似的石凳。小楼里边是西式结构，每一个房间都附设有洗漱间和抽水马桶。几个卧室都是席梦思，每个卧室里都有彩电和录相机。每一层都有客厅，客厅外边是抹圆的阳台。他们聚会在三楼的客厅里。客厅里有摆成U字形的几十把沙发，前边都放着茶几。

30号看到29号额角已经向上滑去。他又看了一眼，看到29号嘴角那颗金牙向他闪光，就象一个调皮的孩子在日光下

拿着镜片晃他的眼睛。他再看一眼，看到29号皮带已经用了最后一个扣眼儿，可最上边那颗文明扣还是给绷开了。我这是怎么啦？30号心里想着就把目光挪开了。

30号莫名地又看到6号后边那个空格。二十五年以后，30号把头往后一仰，枕在29号家的沙发上，他闭上了眼睛，这时他又想起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突然停电的那个夜晚。

那时的学生参加高考就等于去玩命，所有的人都得掉几斤肉，学生掉肉，先生也掉肉。一个毕业班的先生在整個小镇里都受到尊重，组织早自习，晚自习。有的学生家住得远，中学在镇北边，他家在镇南边，得走一刻钟二十分钟，一天来来回回好几趟，但除了来来回回，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學習上了。先生不管住得远近也跟着这么跑。

那天晚上突然停电了，所有的同学还坐在位子上不动，都盼着还能来电。等了半个时辰，先生才宣布可以回家。同学们摸黑站起身往外走。

30号正往外走，冷不防撞在一个同学的身上。那同学的身子很绵软，30就象让火烫着一样。十八岁的小伙子，他有着极敏感的反映，知道那很有弹性的绵软是什么。但这时一声女孩子的尖叫，吓了他一跳，以至于没完全听清那尖叫是谁发出的。他赶忙闪到另一边，碰到好几个男同学的楞楞角角的身了，他逃跑似的躲出了教室。夜风习习，他放缓了脚步，心里不知怎么有几分烦躁。他可不愿意撞上他不喜欢的女孩子。但是，生活是经常捉弄人的。后边有几个女同学拥着一块走。30号听到6号在说：“你说那是谁呢？”噢，是6号。30号愿意她是6号。30号听出6号对是谁撞她也很计较，她准也相信在冥冥中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撮合着人。“是30号。”有谁明确地

告诉6号。“哟——”6号不无夸张地还有点儿撒娇地叫了一声。几个女同学同时咯咯咯笑起来了。这“哟”是什么意思呢？30号回去后躺在床上想了好一会儿，那一天他差一点儿失眠。

那时候，30号浑身都是劲儿，他真想拥抱他心爱的女孩子，女孩子的神秘感在他心里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他没想到这种神秘感，还要对他封锁十八年，那是漫长的又一个十八年。十八年后他的那些早婚的同学的孩子也已经进入青春的萌动期。

十八岁的30号发现自己在想心爱的女孩子，时不时地又觉得挺羞愧，但魔鬼钻进他的肌体，叫他一阵阵的心慌。他觉得压不住自己，莫名地总想跟谁打上一架。

半年多以前，30号头一回看到一个女人的光身子，并且很下流地第二眼就看到她的隐蔽处。为这，他一次又一次地恨自己，可又一次又一次地原谅自己。呵，那时他要是看到的是他心爱的女孩子的那该有多好！那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个小媳妇。她浑身剥得精光，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日头没有晒过的，显得白白嫩嫩。她撒开一头黑发，颤动着一对浑圆的乳房，光赤着一双脚板，就在铺着石板的古旧的镇街上奔跑。古街商店门口都是廊子，廊子里站满了人，都伸长了脖子看。“疯女人，疯女人。”他们都这么说。那女人刚跑过，后边又追来两个男子，也只穿小裤头，浑身晒得黑红，像两块炭火。这两个乡下男人脚步非常重，叫小街发颤。这才显出前边那白色的轻巧而又柔滑。很长时间，30号都觉得那是日头在追赶月娘。

30号发现自己控制不住地要想女人，甚至从心爱女孩子滑到一个疯女人的裸体。又开始恨自己，就用牙齿咬自己的胳膊。

膊，差点儿把那块肉给咬下来，留下钻心的疼痛。然后他平静下来了。必须考入大学，这个决心使他很快地扫去心中的杂念，他翻了几回身，默默地祝祷他和6号都能考上大学。要是能考上同一个大学该多好啊！别做梦啦，他在心里笑着说，然后就留下嘴角的一丝微笑，甜甜的睡着了。

那个疯女人赤裸着从古镇的旧街上跑过之后两三天，有一次30号跟姐姐在一块儿吃饭。

姐姐说：“有一个女人脱光了在街上跑，你放学时撞上没有？”

30号说：“那是一个疯子。”他没说过看过没看过，可他望一眼姐姐的眼睛说：“那多丑啊！”

姐姐说：“街上人都说很好看。”停了一下，又说：“很白。”

30号只顾扒饭，看着碗里。

姐姐对邻居说：“我这个弟弟念书念傻了。”

邻居端着饭，站在一边吃，她说：“他可不傻，他的心全在书上。书念好了，以后他要什么没有呢？”说着努努嘴，“隔壁那女孩子出事了。就在码头那边。就在一丛番仔花后边。很多码头工人都拿手电筒去照……”

30号没插话，吃饭吃菜，姐姐炒了一大盘空心菜。空心菜素炒很好吃。

30号头仰靠在29号家的沙发上，当他再睁开眼睛时，他把那些散乱的通讯录一张张理了一下，这时，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失误，1,2,3,4……顺序上的错误。准确地说，1号，是初中时他们班1号；6号，是高中时他们班6号。进入了不惑之年，再也没有孩子时那种对于异性的种种幻觉。他似乎是突然醒了过来，他爱的第一个女孩子是1号。



初恋没有故事。

那时他十二岁，她十岁。

30号从后排看着1号，看她由于睡懒觉早晨起不来没梳头就来上学那一头零乱的头发覆盖着的白皙的脖子。

1号原先成绩很好，一直排在前十名，可到初三时，成绩急剧下降，临近中考时质量分班把她分到别的班去了。中考她考中专。那时对中专的感觉是很快就要工作了。她走时个子还小小的。十三岁，她还是个少先队员。30号觉得命运有点儿残酷。他从此再也见不到1号了。

二十年以后，应该说一切都结束了，早在十几年前就都结束了，她临死的时候会记起有一个30号吗？没有。绝对不会有。因为30号是意志的象征，他不会叫她死，可这个意志和她相隔数千里，她的死亡未曾给他带来一星一点的痛苦。

但这次意外的聚会却使30号记起二十五年前，不，应该是二十七年前的那朵百合花。30号是从乡里来的学生，总是几个乡里的学生去合租一间私房住，这就省得天天回乡里去。30号原来住镇上的姐姐家。到高中时，他就跟同学一块去租房了。

一天，30号突然听到1号的声音，他觉得是错觉。可一种什么催促着他，到院子里探了一下头，他的心咚咚咚地跳了起来，是1号。一年多不见，她长得好高，她穿一条西式短裤，两条腿长得那么长，还有一种丰腴的感觉。“百合花开了，百合花开了！”她像初一时那样雀跃着说。她一回头看到了30号，两个人嘴都动一动，似乎是表示这一次邂逅的意外，但两个人不知怎么脸就红了。他们唯一的一次相遇没有打招呼。不过，她跑进屋去以后，他好几次去看那朵百合花，那是一朵洁白的百